

金絲餅乾

前些天，媽媽邀請幾位舅舅小聚。席間，說起他們兒時的一些趣事。舅舅常鬧着要吃餅乾。上世紀六十年代，能飽食已屬不易，餅乾更是罕有物。姥爺是「樂天派」，便拿出一摞地瓜乾說：「給你金絲餅乾！」地瓜乾是將整個地瓜（即番薯），帶皮切成約七八毫米厚的片，晾乾儲備，作為主糧。地瓜瓤是白色的，周圍帶着一圈皮，若如金絲，遂美其名曰「金絲餅乾」。

時間過去半個多世紀，憶苦思甜，小舅感嘆，現在想吃「金邊餅乾」也沒地方買了。滿桌的雞鴨魚肉，反而失去了吸引力。一個玩笑般的綽號，留下一段笑中帶淚的回憶。

我還聽爺爺講過類似「段子」。他們年輕時，窮哥們兒見面，一個問：「今天吃羊肉還是魚肉？」另一個摸着肚子回答：「羊肉吃膩了，今天吃魚肉。」彼此一笑而過。其實，個個腹如鼓鳴，哪有肉呢。「羊肉」指的是楊樹芽，「魚肉」則是「榆錢」——今人聽起來覺得難以下嚥，但在當時卻已經屬「珍品」，味道比其他樹葉、野菜好多了。

人，是需要一些苦中作樂的達觀精神的，這往往會給人帶來更積極的力量，度過艱難日子。抗戰期間，大批學校西遷，由於物資匱乏，「八寶飯」成了生活日常。唐德剛、王鼎鈞等大學者，當時都吃過。其中的「八寶」，可不是蓮子、桃仁、紅棗，而是指陳年糙米和其中的糠、秕、砂子等物。這種「八寶飯」，吃得快了，得盲腸炎；吃得慢了，得胃潰瘍。

但國難當頭，青年們也從中得到了特殊的磨礪。王鼎鈞後來回憶說「那一陣子我們有些豪氣，吃『抗戰八寶飯』的時候沒工夫想……我們是長大了。」唐德剛則自嘲「養成了一種隨遇而安、拿得起、放得下，那種不生不滅的流浪漢的『劣根性』」。

逢周三、四、五見報



耶魯的「寶藏」(下)

紐黑文和哈特福德曾並列為康乃狄克州的「雙子」州府。如今前者不再佔有同等政治地位，但因耶魯大學而聞名遐邇。在此停留兩晚，沒空閒遊。但早晨出門跑步，浮光掠影，稍稍領略了當地的歷史文化。

第一天來到校區附近的Grove街公墓。當時奇怪為什麼公墓建在市中心。後來得知這是美國最早的公墓之一，國家級歷史保護建築。大門模仿埃及建築風格，中間有兩根紅磚砌成的柱子。進門後跑一圈一千多米，範圍不大，但此地不但埋葬了十四位耶魯校長，還有《韋伯字典》作者、美國建國元老、橡膠輪胎的專利人Goodyear等名人長眠於此。公墓樸素寧靜。一條窄窄柏油路圍繞四周，草地上的墓碑大小、形狀、材質不一，有的一家葬在一處，有的孤零零一個。有些石碑歷經兩三百年尚存，令人肅然起敬。大門口還有一個黑色拉布拉多犬雕像，栩栩如生，旁邊說明是上世紀九十年代某家的愛寵。

第二天跑步，意外發現了穿過耶魯校區，集自行車道、步行道為一體的綠道。這條路是廢棄鐵路改建而成，將來會直通馬薩諸塞州，最終併入計劃中的「東海岸綠道」：從南方佛羅里達一直到北方的緬因，總長四千八百公里。經過耶魯這段長二十三公里，連接公園及居民區。朝陽初升，遛狗者、騎車人、上學兒童匆匆走過。鳥鳴婉轉，松鼠從樹間跳過。

耶魯大學教授提到紐黑文有的區不安全，時有小偷小摸、打架事件發生。的確看到無家可歸的流浪漢在公共綠地或大學建築外逗留。總體印象是各區貧富不同，但依舊底蘊深厚，生機勃勃，有許多文化歷史的瑰寶值得發掘。



逢周一、五見報

「知網尋人」的隱憂

姓名，甚至網名，一旦曝光，就可能暴露經緯度。

千萬年來，人類社會處於信息匱乏之中，或許是對其的反彈性補償，自生活網絡化以來，我們就以自我曝光為樂。以中國知網為例，它本是一個學術平台，上傳的即便不是純粹的學術論文，也是知識性文獻。按理說，作者信息只需姓名足矣，最多加上居住地或工作機構。至於性別、年齡、學歷之類，除非關乎文意表達，否則實在沒有羅列之必要。然而，不少報刊熱衷於刊登作者簡介乃至於

「小傳」，有的還要配上近照，真不知作者長相與其研究成果有何干係，更何況，不少「照騙」與本尊相去甚遠。

微博、微信、小紅書等社交媒體更記錄着使用者的一言一行。互聯網好似信息洶湧的大海，而我們每一個人都是裸泳者。人工智能強大的數據處理能力，又使海量信息得以快速甄別、比較和關聯，精準畫出用戶的活動軌跡和生活圈層。於是，人人都彷彿裝上了特製的「藍牙」，且時時處於開啟狀態，等待着被搜尋、被配對。這當然帶來了一些生活福利，比

如，意外找回一隻丟失的耳機，但隱私暴露的代價，遠大於一隻耳機。因此，當「知網尋人」成為現實，更應增強信息安全意識，克制自我暴露衝動，以極簡主義對待每一次信息上網，保護好自己的信息「自留地」。



逢周一、三、五見報

隨風的雕塑(下)

而是一種介乎真實與抽象之間的力量。

回想起來，考爾德對「運動」的探索，或許早已在他童年時代萌芽。他出身於一個藝術世家，父母皆是雕塑家與畫家，而他自己先接受的訓練，卻是機械工程。考爾德懂得如何讓物質與自然力量相互作用，更讓風來決定作品的姿態，就如同我們看着鯉魚旗、公雞風向牌或風鈴一樣，那是一種開放的、偶然的、充滿詩意的過程。

看着《花瓣弧》，我常想到人類在自然面前的謙卑。我們建造城市，

製造機械，創造秩序，而微風一陣，就能讓我們回到最原始的感官愉悅。這種愉悅，不是因為風能改變什麼，而是它提醒了我：世界，在流動。

或許，這就是為什麼我會在看着曬衣架上的襪子飄動時而感到快樂。因為，那是一個在呼吸的世界。考爾德透過《花瓣弧》告訴我們，藝術的下一步不是靜態的再現，而是讓藝術也能呼吸、也能隨風而動，它沒有功用，沒有指涉，卻能讓我們感受到某種深刻的情感。

考爾德曾說：「這（作品）沒有任何用途，也沒有任何意義。它只是

美麗的。如果你懂，它會帶來巨大的情感力量。」而我想說的是，當下一次風吹過，你看見窗外的風鈴，或屋簷的掛飾，又或者在美術館裏遇見一個正在輕輕晃動的雕塑，請靜靜停下來，感受、呼吸。



逢周一、五見報

屋邨情懷

小孩，因為許多成年人也在湊熱鬧，將熒光飾物掛在身上。籃球場裏，兩邊都聚滿了少年人在排隊投籃，盡力將如圓月的籃球拋進空中，盼望在中秋夜「穿針」，在同輩面前展示過人的運動細胞。

一個人老化的屋邨，平日公園裏坐着的多是在乘涼和打發時間的長者，某些還有外傭陪伴。縱是歲月靜好，也免不了有點寂寥。過節卻是另一番景象，老人的子女和孫兒們都回老家吃晚飯，飯後就讓小孩到樓下玩樂，讓活潑好動的他們盡情「放

電」，更令節日的屋邨頓時凝聚一股年輕的感覺，像隨着月圓，萬物都「活」過來了。

除了稚氣的小孩，讓我注目的，還有站在路旁的青少年。他們三三兩兩在等朋友前來集合，一起去吃夜宵或閒聊。我留意到不少女生都作暗黑風打扮，像美劇《Wednesday》懂魔法的女主角，身上形形色色的頭飾、耳環、手環，更成功加添了她們的神秘感，充分表現青春就是衣着大膽的底氣。

我們走在人群中，其實沒什麼好

玩的，附近當然也不會再見到昔日屋邨頑童一起「煲蠟」的情況，變成人們都一手提着燈籠，邊走邊看手上發光的手機，彷彿正急着聯絡月上的玉兔和嫦娥，邀她們下凡到邨口的便利店一聚。



逢周四、五見報

王珣《伯遠帖》



為王珣寫給親友伯遠的信札，全文僅四十七字。王珣出身東晉名門，祖父王導為東晉初年著名宰相，他本人則是「書聖」王羲之的遠房侄子，家學淵源深厚。

此帖全篇行筆自然流暢，俊麗秀雅，是行書早期的典範之作。學術界一致認為，《伯遠帖》是現存唯一公

認的東晉名家法書真跡。與唐代摹本的王羲之作品不同，《伯遠帖》是晉人墨跡中唯一帶有作者名款的真跡。此帖歷代流傳有序，書上可見宋宣

和內府、明董其昌、清安岐等名家收藏印記。清乾隆皇帝得此帖後，與《快雪時晴帖》、《中秋帖》一同珍藏於養心殿西暖閣，並親題「三希堂」匾額，從此「三希」之名流傳於世。

《伯遠帖》的流傳過程頗為曲折。清代滅亡後，該帖藏於敬懿皇貴

妃所居壽康宮。溥儀被逐出宮時，皇貴妃將《伯遠帖》帶出宮外，其後流散民間。一九四九年，《伯遠帖》被帶到香港，抵押給一家銀行。一九五一年，在周恩來總理的親自批示下，政府以重金購回，使這件國寶重歸故宮博物院收藏。



逢周五見報

別來無恙

在忙碌的日子，偷得半日閒，跟友人踏足久違了的澳門。其中一個重要行程，是澳門藝術博物館舉辦的「藝文薈澳：澳門國際藝術雙年展2025」主場展。上次走進該館，已是二〇一八年參觀夏加爾南法時期作品展的時候，那本展覽專集，仍然收藏至今。

是次雙年展以「嗨，你幹甚麼來了？」為主題，由內地獨立策展人和評論家馮博一擔當總策展人，參展藝術家來自世界各地，香港代表有白雙全、林嵐、鍾正。展覽入口，最先登場是內地藝術家宋冬的參與性裝置《非問非答》，充滿玩味色彩，一位穿着制服的職員，為觀眾的「護照」蓋印（聽說展覽開幕時是宋冬親自站崗），她問每一位來客：「嗨，你幹甚麼來了？」我沒有多想便回答：「來看展覽。」後來再想，回答「來都來了」好像更好玩。

現於香港M+博物館二樓中庭，以半透明的繞射膠片包裹窗戶

與天窗，映照彩虹流動景觀的韓國藝術家金守子，也為雙年展帶來影像作品《針女，巴黎》，讓觀眾看到她較早期之作（二〇〇九年）。內地藝術家毛同強的攝影裝置《負片·辨識》，把人物、家庭的負片堆疊或散落在地上，配合燈光效果，虛實交錯，讓人聯想個體在社會變遷裏的消隱。印度藝術家席帕，古普塔的裝置作品《當我站這裏》，以文字圍成一個圈子，中文譯作：「當我站這裏，我希望我的敵人能得到我所希望自己得到的一切」，有着平等博愛、社會資源分配等意涵，簡單而有力量。

雙年展展出了大量作品，看展後，叫我相當滿足，重拾了過去到澳門參與藝文活動的愉悅。



逢周五見報

汪汪隊又「立大功」

今夏，在雲南江城發生了一則暖心故事：一戶農家的狗狗從野外叼回來一隻虛弱的小貓崽，本以為只是普通流浪貓，沒想到經警方與專業部門確認，竟是國家二級保護動物——豹貓的幼崽！

據了解，當時這隻小豹貓因為年齡尚幼、體力不支而險些喪命。幸運的是，被農戶家的狗狗帶回院子後，村民發現牠異常虛弱，立即報警尋求幫助。經過林業部門專業人員的救治，小豹貓逐漸恢復了活力。這段經歷被媒體報道後，不少網友都笑稱「汪汪隊又立大功」，給了這隻小生命一次重獲新生的機會。

那麼，究竟什麼是豹貓呢？豹貓外形酷似家貓，但體態更加修長，毛皮上布滿黑色斑點，宛如縮小版的「叢林小豹」，因此得名。它們廣泛分布於我國南方的山林、草叢和農田邊緣地帶，性情機警、夜行性強，是一種兼具靈動與野性的貓科動物。由於棲息地受到破

壞，再加上非法捕獵等原因，豹貓數量銳減，被列入國家二級保護動物。

豹貓雖然外貌與家養的狸花貓極為相似，但牠們屬於野生動物，並不適合作為寵物飼養。與豹貓保持適當距離，才是對牠們最好的保護。此次在江城被救助的小豹貓，後續將交由專業野生動物保護中心照料，待具備獨立生存能力後，或被放歸自然。這樣的安排，既能保障牠的生命安全，也能讓牠回歸本屬於自己的棲息地。

從狗狗叼回小萌貓到全村人的愛心守護，這個故事傳遞出的不僅是對生命的尊重，更是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的動人註解。



逢周五見報